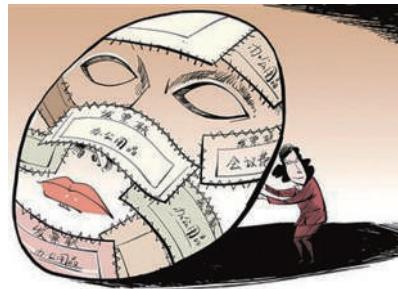


花 13万元做美容,然后以会议费、稿酬等方式公款报销,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原副主任曹淑杰被北京高院终审以贪污罪判刑10年。



如今看来,贪腐之风可谓无孔不入,“美容腐败”是很多人想不到的腐败,但它却恰恰拉倒很多女官员。需要质问的是:女官员究竟为谁而“美”?

笔者认为“美容腐败”有其特殊性:

现在一些女性官员身在官场,对容貌有着特别的追求,由此催生了“美容腐败”。比如,某些领导干部对女干部格外关照,一些群众对女干部过分信任,以至女干部蜕变成女贪官了;除了权力带来的优越感,让不少女干部沉浸美容院无法自拔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美容陷阱”的推波助澜:一是可虚开发票。在一系列案件中,美容机构的经营者,就曾为了盈利不惜注册关联的“空壳”公司,帮助一些女性官员虚开发票,二是可办卡消费。一些女性官员选择了收受他人办理的美容卡等受贿形式进行个人美容。2012年5月18日,办案人员将曹淑

杰带走进行谈话,曹淑杰承认了犯罪事实。其名下的美容卡显示,截至2011年5月9日,共消费23万余元。

“美容腐败”缘何凶猛?是美容机构导致吗?因腐败案将靶子对准当前美容机构的经营秩序,笔者以为找偏了方向,根子在于干部监管上面出现了偏差,可以说是没有监管,也可以说监管形同虚设。若不能从根部解决好干部的监管问题,“美容腐败”不会彻除!

“美容腐败”不仅昭示反腐之路也任重道远,也说明反腐败不能仅治表,更要抓好干部思想上警示和干部管理个监督!

(据华声在线)

美容腐败,女官员为悦谁而容?

美容腐败成公务消费弊病缩影

因为做美容而落马的女性官员,来自人社部的这一位不能算是最夸张的。据媒体梳理,此前已有多位女性官员因为美容落马。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原总会计师魏淑清,美容消费19万余元,获刑20年;北京华风气象影视信息集团原法定代表人石永怡,美容消费100万元,获刑11年;北京市卫生局机关工会原主席白宏,美容消费399万元,获刑15年……

与不少男性官员倒在女色上一样,倒在美容腐败上的女性官员,也可以开列出一个很长的名单。这样的别样风姿,不免让人大开眼界,甚至还会多出一些绮丽的遐想。不过值得追问的是,她们真的是倒在美容上的吗?

看上去情形确实如此。公款的流向、消费的终点,都指向了一家家女子会所;检察院的调查取证、法院的最终认定,也都是以贪污公款论处。而从曹淑杰的案例看,其在女子会所的美容消费还不仅仅是本人,还有家人等。她的案发也正是因为有线索举报,其女在一

家女子会所美容消费后,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单位,开据办公发票。

按道理讲,事实俱在,这些女性官员倒在美容消费上是绝无问题了。然而深入探究即会发现,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美容消费云云,不过是贪腐官员赃款的一个去向而已,并不具备导致官员必然贪腐的力量,不可能成为女性官员贪还是不贪的决定性因素。若是总胶着于发现官员贪腐的目的,找寻贪腐的理由,则很可能会忽略真正的反腐路径。

必须明白,很多时候,官员的贪腐行为并不是先有了消费目标才开始去打公权力的主意,而是因为公权力先有了漏洞,有机可乘了,然后才出现了贪腐行为。若是适时扎紧一下篱笆,堵塞漏洞,哪怕是亡羊补牢,后继的腐败行为也注定会有所收敛。因为,问题的关键仍在于扎紧制度的笼子,通过严格财务制度,强化财务监督,堵住官员的各种非分消费。一方面,应该尽快实现“三公”经费的公开,以公开促公正,彻底堵塞财政经费流向不当途径的可能性。这其中,

还要特别注意查处单位部门的小金库以及自收自支单位与政府部门之间的灰色利益链条,杜绝利益输送。

应该逐步将公务消费纳入政务公开的内容,推进公务消费的公开化和透明化。现在,很多地方都建立了公务卡结算制度,避免公务消费现金支付、先消费后报销的现象,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做到公务消费公开透明,从源头预防公务消费腐败。

另一方面,这些年来,类似私人会所这样的奢靡场所纷纷出现,正反映出公权力约束一度相对松懈的现状。若想改变这种现状,首先应该从严约束权力,规范权力的运行,同时,对于那些明显违背社会常理、消费者常识的私人会所,也要严厉查处,不使其成为利益输送的非法之所。

可见,只要能够强化对权力运行过程的监督,严格制度约束,则很多雷人的腐败行为就有可能避免,而诸多女性官员也就不必倒在美容上了。

(据《法制日报》)

美容腐败搞“潜伏”,监管不能“躲猫猫”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女官员爱美,出入美容会所,也属于人之常情,问题是,美容纯属个人消费行为,应该掏自己的腰包,通过开假发票到公家报销,性质就变成了贪污犯罪。倒在美容腐败上的女性官员,也可以开列出一个很长的名单。然而,美容腐败搞“潜伏”,监管不能“躲猫猫”。

美容腐败搞“潜伏”,一方面,这一系列因美容而发生的贪污、受贿案件均实施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而女子美容会所里的高消费又将常人拒之门外,脱离了监管。这种新型“美容腐败”极具隐蔽性,使得很多女性官员抱有侥幸心理。岂不知,天下哪有不透风的

墙?另一方面,源头在于能够开“办公用品”等发票,让女官员能够公款报销。然而,如果仅有发票,没有权力,发票也就成为一张废纸。如果她们的报销之路并非坦途,如果她们的报销发票能够受到严厉的监和及时公开,她们又如何能够成功实施着“美容腐败”呢?

“美容腐败”,可以说是技术含量最低的腐败,只是动用公款报销美容的花费罢了。公款报销,为何能够让“美容费”一路畅通无阻?难道仅仅是开了“办公用品”的名称?这显然不是。一方面是因为权力没有受到严厉的监督,另一方面是公款报销还依然是隐藏于“内部”之中,未能公开,如果

公款报销的发票能够置于“阳光”之下,人人可查公款报销的发票,“美容腐败”还会有藏身之地吗?

看来在反腐这条道路上,我们相关部门任重道远,同时也要想到方方面面,在反腐工作中不漏任何空白。当然在这个事件中也提醒了一些女性官员,美是可以的,但追求美要有度,美不仅仅在外表更在其内心,只有为人民服务,将责任与职责放在心上的美才是人民群众心中的最美,也是人性及外表的最美;只追求外表的奢华,这样的美永远虚浮的美,永远得不到人民群众的尊重。

(据商都网)

美容美容,多少贪污 假汝之名而行



在此之前,国企女老总石永怡,因贪污百万公款做美容而锒铛入狱;朝阳区农委原女副主任董金亭,因用农委小金库里的公款美容一审被判9年刑……这就涌现出一个新词:“美容腐败”。如果把“美容腐败”仅仅看成是因为女官员因美容而犯罪,那就大错特错了。殊不知,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然而可笑的是,据当事人说,由于其分管部长办公室的工作,经常负责一些公务接待的安排,有时候公务接待中产生的费用,在人社部没法处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发现雪丹可以开具“办公用品”、“餐费”类发票,并觉得用这些发票到能力中心报销是一个解决公务接待中产生费用无法报销的好办法。这样的交代显然是不能服人的。

其实,傻瓜都知道,美容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上是开具报销发票假公济私。也就是说,当事人醉翁之意不在美容,而在于贪污也。美容或是幌子,目的是以公务接待为借口,将公款化为己有。这一中饱私囊的猫腻路人皆知。坊间“吃喝嫖赌全报销”是有着社会背景的。值得深思的是,不单单是曹淑杰一个人的问题,多少人还在假以美容或者其他名义行贪污公款之实。而且,也仅仅是贪污区区13万元,透过“美容腐败”的隐蔽性及虚开发票的复杂性,我们可以断定国家在这方面的“跑冒滴漏”应该是一个天文数字。据反贪部门去年对13起涉及京城著名女子美容场的公款美容案件进行调查显示,其中最高的一起涉案达390余万元,这几百万难道都抹到脸上了吗?有没有装进一个人或一伙人的腰包呢?

女官员因美容而落马绝不是因为美容“嗜好”,也不是单纯女性官员腐败的问题,也许有更大腐败链及腐败群体。“美容腐败”实质是贪污公款的一种方式,是披着美容消费外衣肥己的犯罪勾当。套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美容美容,多少贪污假汝之名而行。

(据红网)